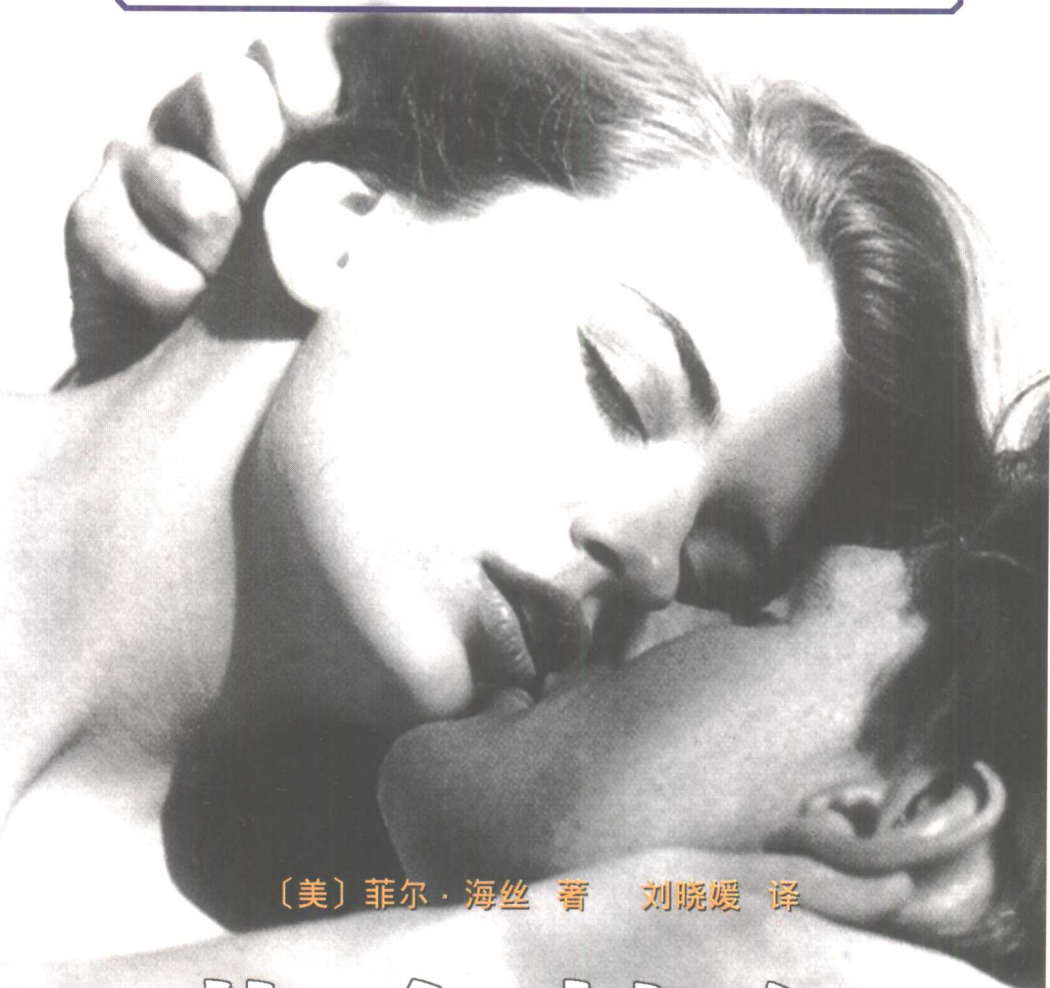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菲尔·海丝 著 刘晓媛 译

黄金情侣

Gotta Have It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黄金情侣



988895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24

©1995 by Faye Hvghes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黄金情侣

Huangjin Qinglü

〔美〕菲尔·海丝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 105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126-5/I · 1097 定价：12.00 元



Gotta Have It

[美] 菲尔·海丝 著
刘 晓 媛 译



目 录

序 幕..... (1)

在把钻石兑换成现金后，瑞梅决定将这位酋长的慷慨大方的捐献——当然要扣除一部分劳务费——赠送给世界赈灾组织，同时还有埃尔·法拉的商业信用卡和一份要求受捐赠者保持沉默的便笺。

一、意外的重逢..... (6)

记忆袭击着她，每一个记忆都比前一个珍贵。她记得他们两个人互相缠绕在对方的手臂里，在地中海朦胧的月光下做爱，疯狂、热情、毫无节制。他温暖的呼吸吹拂在她的脖颈上，他们身体散发出来的热量消散到凉爽的夜风中，戛纳金色的沙滩在午夜时分静谧得如同天堂。

二、往日情怀 (18)

他仍然记得她的头发摩擦着他的皮肤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仍然记得当他们做爱时，那些红色的发卷散落在他的胸膛上带给他的奇特的愉悦。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红宝石颜色的丝缎中洗澡。

三、智力游戏 (31)

她的眼睛——他正凝视着它们——变成了黯淡的深绿色，它们是那样深沉，那样莹润。一个男人如果凝视着这双水晶般的眼眸太久的时间，他就会迷失他的灵魂。

四、针锋相对 (42)

他的嘴唇在她的脖颈上留下一道灼热的痕迹，让她的皮肤在他的热吻下燃烧起来，让她的灵魂烙上他的印记。液体的火焰在她的小腹里燃烧，这道火焰唯有他才能够她在她的体内点燃起来，也唯有他才能够让它冷却。

五、深情依旧 (55)

一丝温暖的香气四溢的微风从庭院中吹来，木兰与香蕉树巨大的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它们那千姿百态的投影在庭院中白色的亚麻桌布上翩翩起舞，餐桌上的烛火也在风中摇曳。清脆的笑声与酒杯相撞的丁当声从她耳边掠过。

六、温柔陷阱 (69)

他知道她对他仍然怀有爱意，那些爱意在他吻她时，在她抚摸他时，在他深深地凝视她时，总是情不自禁地从她的眼眸深处流露出来——同时还伴随着不信任与三年的分离带来的心碎。

七、情到深处 (83)

他微笑起来，俯下身体，温柔地抚摸着她的面颊。她的皮肤是如此柔滑，他惊讶地思忖着，甚至比丝绸更加柔滑。他将手指插进她的头发中，慢慢地用指尖缠绕住一个长长的发卷。他仿佛在梦中感受着红宝石颜色的丝绸。

八、往事的阴影 (97)

为了能感觉到她那修长的大腿缠绕在他的身体上……为了能品尝到她嘴唇的滋味……为了能让他倒在她甜蜜的怀抱里……为了能快一些或者慢一些

或者如她所愿的那样与她做爱……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九、无尽的爱…………… (109)

玛歇尔用温暖修长的手指握住他的手臂，然后他感觉到一只冷冰冰的金属手铐扣在了他的右腕上。“你真令我失望，瑞梅，”她用低柔的声音对他说，“三年以前，你从来没有这么轻易地落入陷阱过。”

十、旧梦重温…………… (124)

他们没有制定什么计划，只是任凭时间在快乐中流逝着，任凭享乐与激情控制着他们。他们甚至关闭了电话的铃声，并且将留言机的声音也切断，这样他们就可以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纵情于感官的享受之中，避开外界的干扰。

十一、心心相印…………… (140)

“当我在罗马等你时，我买下了这枚戒指，”他轻声说，“它也许没有你在前天晚上戴在我手腕上的手铐结实。但是我向你保证，宝贝，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将我们永远地联结在一起。”

序 幕

对这个女人的强烈的爱足以与死亡抗衡。

他的心在狂跳着，他的身体覆盖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在夜色里闪闪发亮。瑞梅·拜楼翻了个身，重重地喘着气躺在散发着茉莉花香味的旧式四柱橡木大床上。她靠得离他更近些，将她修长的身体缠绕着他，用她柔和的曲线与不可抗拒的魅力诱惑着他。她长长的红发散落在他的胸膛上，她的头枕在他的肩膀上，柔软的发丝摩擦着他赤裸的皮肤，发出丝绸般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将她拥入怀中，让她紧靠在他的身上。这是一种发疯的行为，他知道，屈服于他们的渴望是完全疯狂的举动。他们应该去洗劫埃尔·法拉的价值连城的公寓，而不是用这套公寓作为他们度蜜月的宫殿。

瑞梅轻轻地笑起来。

他不知道罗宾汉与他的梅德玛丽安是否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当他们从那些道德沦丧的有钱人手中抢过来装满了财宝的皮包，返回到雪尔伍德森林的时候。

或者自负与失去控制的力必多是瑞梅与他的搭档的最宝贵的财富？

他叹了口气，紧紧地拥抱着她。

他们置身其中的这所公寓的主人是一个阿拉伯酋长，名字叫做埃尔·法拉。现在，埃尔·法拉将他富可敌国的家产都用在为他一打儿的情妇所准备的高级轿车、名师设计的时

装、价格不菲的小摆设上面，而与此同时，他的国家却在第三世界的贫民窟中挣扎着。

几天以前，这个有钱的喜欢坐飞机飞来飞去的花花公子表现出他道德最腐败的一面。他被请求向世界赈灾组织做些捐献用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孤儿生活待遇，有很多孤儿就生活在他自己的祖国。他没有拿出钱包来慷慨解囊，相反，他以一种极端傲慢的手势打发掉了这个请求。然后，他匆匆出门去赴一个珠宝商的约会，并为一堆未经雕琢的宝石付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他还要为他的情妇们购置一批昂贵的小饰物。

别的人也许会将埃尔·法拉的名字永远摒弃于博爱主义者的名单之外，然而瑞梅却不这样认为，他深切地知道埃尔·法拉真的想要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穷人。

瑞梅非常确信这一点，一旦埃尔·法拉带着他最近勾搭上的情妇离开公寓去戛纳最火爆的夜总会，瑞梅与他的搭档就会在这位酋长的公寓前停下车，去取他的“捐献品”。

换句话说，就是钻石。

在把它们兑换成现金后，瑞梅决定将这位酋长的慷慨大方的捐献——当然要扣除一部分服务费——赠送给世界赈灾组织，同时还有埃尔·法拉的商业信用卡和一份要求受捐赠者保持沉默的便笺。

这是诗一般的公正，带有社会良知的偷窃，这是瑞梅与他的搭档的与众不同之处。

不幸的是，这也是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春药。

尤其是这位情人被他搭档的若有若无的香水与四柱橡木大床引诱着，这是一个浪漫的良宵佳夜。

“为什么我总是被你说服去做这些事？”她喃喃地说，“为

什么？”

她的声音是一种略带沙哑的低语，这低语萦绕在他的心中，有时候让他感觉到内疚。

“哦，宝贝。”他咕哝着，睁开了眼睛。

他知道她不是在谈论与他在埃尔·法拉的公寓里做爱这件事，如果她是这个意思，也许他就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了。不，她指的是更严重的问题。

非常严重的问题。

几个星期以来，她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她想要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扮演一对寻求冒险与刺激的现代罗宾汉；她渴望更多，不想只在别人的大床上偷得一段寻欢作乐的时光。她想要有安全的保障，有二十年的承诺，有半打儿皮肤闪亮的孩子，有一份真正的工作。

她想要有未来，这比他能够给予她的还要多。

这就是他一直想要避开与她正面谈论这个话题的原因。他躲避她的进攻与逃避国际刑警的追捕一样卖力。

“我是当真的。”她说，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嘘，”他说，收紧了他的双臂，“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知道在星期五的晚上，这里的仆人们都变得行动迟缓了；而埃尔·法拉从夜总会出来以后可能会接着去赌场，那个男人抵制不了轮盘赌的诱惑……就像我抵制不了你的诱惑一样。”

瑞梅俯下身去吻她，她的嘴唇张开了，他的舌头轻松地滑到她的嘴里。她开始放松下来，她的指尖紧紧地扣在他的肩膀上，将一股如火的颤栗传递进他的脊髓里。他移动双手，沿着她的体侧抚摸着她丝绸般光滑的皮肤，他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跃起来。

她突然从他身边挣脱开，坐了起来。“那是什么？”她轻轻

说。

“是我的心跳声，宝贝。”他轻声说，声音嘶哑起来，他再次伸手抚摸着她，“是对你的需要在我血管里的跳动。”

她满面怒容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将她修长的腿从床上挪下来。“把你的这些情话留待以后再说吧，拜楼，”她断然地说，“有人在门口。”

她伸手拿过来她的衣服，它们散乱着在地板上堆成一堆，她开始穿衣服。

他静静地听了片刻，她说得对，他思忖着，一丝压抑着的声音飘进了这间卧室。有人——很可能是埃尔·法拉，因为国际刑警从来不会宣布他们的光临——正试着从外面的大厅里打开这间卧室的外层门。

瑞梅诅咒了一声，从床上翻滚下来，抓起他的黑色牛仔褲，匆匆穿上；然后他套上黑色的T恤衫，将它的下摆塞进他牛仔褲的褲腰间，再将牛仔褲的拉鏈拉上。他抓起鞋子和装着钻石的皮口袋向阳台冲过去，他的搭档已经等在那儿了。

灯火在远处的港口闪烁着，风信子甜蜜的芳香在风中飘散着，环绕在他的身边。温暖的地中海夜风温柔地将她的头发吹散到她的脸上，她正将长长的红发梳成一条马尾巴。

外层套间的门砰地被推开了，那些声音——一个是男性的，另一个是女性的，声音中都流露着压抑着的怒火——现在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瑞梅……”他的搭档抓住了他的手臂。

她祖母绿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害怕的、犹豫不决的神情，他的心脏禁不住收缩起来。

“快，”他轻声说，将皮口袋系在他的腰间，“我设法为你拖延几分钟。”

“没有你我不走。”

他摇了摇头。“我们会没事的，宝贝。如果我在三个小时之内还没有回到旅馆，你搭下一班火车到尼斯去，吉恩·路克会帮助你摆脱布置在飞机场的法国宪兵，送你到罗马。就按我们过去的计划行事，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这是发疯，”她轻轻说，“我想出来，我不想再冒——”

他吻了她，打断了她的抗议，然后将她推到阳台的边缘。

“走，”他对她说，“过后我们会开怀大笑的，伴着香槟酒。我保证。”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过身，爬下阳台的栏杆。

他穿上鞋子，环视着卧室，确信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又溜回到阳台上，这时卧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他回头望过去，看到一个穿戴得非常华贵的女人正用震惊的表情看着他——她显然非常生气。

“你他妈是谁？”她问。

他轻轻地笑起来。“晚安，夫人，”他将鞋跟碰了一下，向她微微点一下头，“我可以说埃尔·法拉为你无止境的挥霍勉强抵得上你那动人的美貌。”

“什么？”

然后她的目光落到床上揉皱了的被子上，又落到墙角边半开的保险柜的柜门上，她开始尖叫起来。

听到她的尖叫声，瑞梅意识到他应该离开了，他轻盈地翻过阳台，溶进蓝宝石般的夜幕里。

一、意外的重逢

这是不公平的，该死。

玛歇尔·安妮·奥多尼尔将她的手指握在被阳光晒得暖
暖的橡木大门的金属门把手上，转动了把手。这是杰瑞特拍
卖行的大楼。三年以来，她几乎将所有的精力与每一分钱都
投资到她自己单枪匹马创立起来的珠宝保安公司上。她工作
得非常辛苦，常常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正因如此，她才
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一套防盗保安系统。

现在，她的处境有些岌岌可危，她的梦想有可能在那些
官僚主义的烟雾中幻灭。

玛歇尔拉开了门。一阵寒冷的空气从里面扑出来，同新
奥尔良夏天渐渐消退的溽暑搏斗着，然后消失在热浪中。

这种骤然的气温变化让她战栗了一下。她快步走进这座
木制的旧楼里，站在铺砌着冰冷的大理石的门厅中。她站
立了一会儿，直到她的眼睛能适应楼里柔和的光线，然后
她才穿过闪闪发亮的镶木地板，沿着盘旋的楼梯走向位于
第二层的行政办公室。

坦率地说，她认为在她的珠宝保安公司获得合同的同时，
她的难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实际上，这场即将来临的对
这位刚刚去世的银幕传奇人物莱拉·戴维斯的价值百万
的珠宝的拍卖活动，对一位辛勤工作的学徒来说是一笔
丰富的报酬。

然后，玛歇尔在星期天下午接到了她的顾客哈米尔顿·
杰瑞特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她航行途中的逆风。这
个电

话威胁着要改变所有的事。

玛歇尔皱起了眉头。她不应该对哈米尔顿对她说的话感到惊讶，毕竟，她对保险公司并不在意，而巴伦一波士顿海洋保险公司——那所航空母舰为杰瑞特拍卖行提供保险金额——无法证明她的不称职。

根据哈米尔顿所说的话，他们对她提出的保安措施有一些疑问。他们要先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他们才能同意让她的珠宝保安公司派出骑士来为拍卖会提供保护力量。

她所回答的问题必须在星期一早晨让他们满意，否则她就会失去这份合同。她握紧了抓住公文包的手指，也握住了她迅速坠落的自信心。

不是那些有可能被询问到的问题让她烦恼，远远不是这样的。她对她的保安系统充满了信心，在任何人的手底下它都会固若金汤，即使是有名气的巴伦一波士顿海洋保险公司也无法挑出它的任何毛病来。

不，让她昨夜在她自己的公寓里走来走去的原因不是这个——想到她的命运、她的未来就握在那些保险公司的手里，让她感到烦恼。

于是她用了整夜的时间制定了一个攻击方案。

她不会惊慌失措的，也不会大发雷霆——或者说她尽量不让自己这么做。

她应该做的事情是静静地听保险公司风险评估员提出的问题，然后用确切的事实与数字冷静地进行分析。他会以为她的邮信地点是在北极圈内。一句话，她会想方设法地保住这份合同。她别无选择。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取得今天的成就并不容易，她不会毫不反抗地就被巴伦一波士顿海洋保险公司或者其他任

何别的保险公司打垮。

玛歇尔在她黑色的亚麻西装上蹭了蹭手背，又抻了抻齐膝短裙的裙摆。她对自己说这身套装不像她害怕的那样容易出现皱褶。

然后，她在脸上挤出来一个微笑，推开了哈密尔顿外层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哈密尔顿的私人助手简妮·查塔恩从桌子上正在阅读的文件中抬起头来，回报给玛歇尔一个微笑。简妮是一个娇小玲珑的金发女人，将近六十岁了，但她的面貌看起来比她的年龄至少年轻二十岁。

“请进，甜心，”简妮说，用她涂着咖啡色蔻丹的手指敲着面前的办公桌，“他们正在等你，你不会相信巴伦一波士顿海洋保险公司派来的风险评估员——”她的话变成了低语。

“他是什么样子的？”玛歇尔也轻声问。

尽可能地抓住每一个潜在的机会了解一下你将要面对的对手不是一件全无意义的事，尤其是这一次对手为她设置下的篱笆高得有些令人生畏。

简妮轻轻地笑起来。“嗯，他的声音中带有当地男孩的重音，但是他的长相……哦，甜心，他是一件上帝的杰作，我只能这么说。一旦你见到他，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谢谢。”玛歇尔将公文包换到另一只手里，深深地、慢慢地吸了一口气，平静下来突然变得剧烈的心跳。然后，她推开了哈密尔顿私人办公室的门。

哈密尔顿·杰瑞特是一个矮小、瘦长的黑头发男人，大约四十多岁，有着流畅圆滑的职业外交家的举止。他正坐在他宽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后面——这张桌子在杰瑞特家族中传了四代，还有这栋经过翻修的拍卖行——平静地与来自巴

伦一波士顿海洋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员谈着话。

她看不清另一个男人的脸，因为他正坐在一张棕色的真皮扶手椅里，背对着门。但她可以看到他的袜子，它们是大胆的蓝色与橙色交织的方格。

明亮的颜色。巨大的令人晕眩的方格。

她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人穿着这种样式的袜子，除非他打赌输了，或者有充当职业小丑的爱好。

一件上帝的杰作，简妮这样描述他。

玛歇尔的笑意加深了。“对不起，让你们二位绅士久等了，”她说，将门在身后关上，“一些道路正在施工，我不小心遇上了塞车。”

“没关系，亲爱的，”哈密尔顿说，站了起来，“刚刚十点钟，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

玛歇尔穿过房间，同哈密尔顿握了握手。她在她的手掌上捏了一下，表示他会支持她，然后他向着那位来访者点了一下头。

“我们正在讨论你为拍卖会提出的保安计划，”哈密尔顿接着说，“但是我相信你能比我解释得更好些。”

“我很乐意。”她咕哝着。

这时，某件沉重的东西落到了地上，在昂贵的米色地毯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响声，这个不祥的声音之后，紧接着就是钢笔碰撞的声音与便笺簿的散页散落开来发出的哗哗声。

玛歇尔瞥了一眼那个风险评估员，看到他正弯下腰来，收拾着显然是从他的公文包中掉出来的东西。那些东西杂乱无章地散落了一地。她的后颈在隐约作痛，这个男人的身上有某种令她感到熟悉的东西，虽然她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紧张的缘故。她平静地注视了他片刻，看着他将

那些文件、钢笔和便笺簿塞回到公文包里。她想找出来为什么她觉得自己认识他、为什么她的内心世界突然戒备起来的原因。

如果让她估计一下他的年龄，她猜测他大约在三十岁中旬，可能比她的年龄大几岁——她今年已经三十二岁了。她仍然看不清他的脸，也看不清他的特征，只看到他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副卵形的金丝边眼镜。

根据他脚上穿的袜子和他笨拙的举止来看，他应该是新年傻瓜的一流候选人，然而……然而有些什么东西告诉她，他能够得到的奖励可能是基于他熟练的技巧。

也许是他身上穿的那件肥大的褐色西装让她得出了错误的印象。

他里面穿着宽松的棉线衫，打着耀眼的橙红色的领带，这件衣服应该让她认为他异常瘦弱，但是当他低头整理文件时，她能看到他胸膛上的肌肉在他的衬衫下面隆起来。

是的，毫无疑问，她思忖着，这个家伙有着健康的体魄。他那瘦长、柔软、健美身体让他看起来像运动员，而不像某个保险公司的官僚，整天蜷缩在办公室里打发日子。

此外，当他蹲在地毯上，将那些文件放回到翻了一个个儿的公文包中时，他的动作像猫一样优雅，真正的流畅而轻盈，一点也没有他应该表现出的笨拙的样子。

然后，他将那些散落到地上的东西重新放回到公文包里。

有些什么东西——她不知道是什么——告诉她他是有意这么做的，似乎他预先对发生的一切打了腹稿。

一句话，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让她感觉到迷惑。除了那双讨厌的袜子和他那副超级傻瓜的做派之外，他流露出一种真正的男人味。